葉文莊公奏議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二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緊急操練事看得在京各衙門營軍匠見在內府各監局上工等項者動以萬計中間或多餘空閑不諳匠藝辦納月錢者艱苦不勝虛縻糧賞者於公無補近因虜寇犯邊各軍陸續具奏情願隨伍征操當先殺賊以圖補報者不下千數未蒙准理臣竊謂天下之務有緩有急以

今觀之征操爲急工作爲緩必先其急而後其緩焉又況緊急用人之際方且不遠千里催取軍士起倩民壯至今月久未得到京今在衛軍匠食糧有年養成銳氣身力壯健堪以征操比之遠來之軍士軟弱之民壯相去遠甚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行移順天府將前項軍匠通查實數一軍一匠不許漏匿悉從征操備冬待明春酌查緊急工程量撥上工仍行嚴禁不許役占其餘不急之務悉遵

詔書事理暫且停罷候邊方寧靖之日再行定奪

如此則人得實用糧不虛費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題為軍務事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該總督軍務兵部尚書于謙等題為捷音事到科臣等看得本内有刑部右侍郎江淵兵科給事中劉清亦同僉書查得本月初九日該兵部官欽奉

聖旨着侍郎江淵去都督孫鏜處參贊紀功欽此續該江淵奏帶庶吉士劉清前去辦事復蒙

聖恩准授劉清前職去訖今江淵劉清輙敢故違

聖旨不行前去參贊紀功乃在于謙處隨同行事使

孫鏜非者領軍禦敵叅賛乏人功次失紀悞事
非小顯是各官怯懦無爲臨事畏縮非惟因人
成事希求陞賞其實懷奸挾詐方命不忠所據
江淵劉清俱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急選剛果
有爲大臣前去叅賛紀功庶不悞事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題爲軍情事臣等訪得連日總兵官武興高禮等
官軍與賊對敵神機營步軍向前將火器放盡
其馬隊官軍不行前進策應且復退步致賊乘
勢追赶殺傷官軍數多又官軍隊中一半被傷

回營其不曾被傷者亦行託傷逃散去訖及看
得紀功御史朱誼題稱指揮魏輿等臨陣先回
軍人賈威等棄甲回營等因俱不聞總兵官將
前項退縮官軍作何發落鈐束處治其軍中紀
律不明號令不行昭然可見臣等切惟用兵必
號令嚴明賞罰允當然後可以正軍威而成大
功今各官統馭如此實悞大事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并武興高禮孫鏜等務要申
明號令戒飭官軍今後有退縮者即於軍前斬
首示衆庶警奸惰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題為軍務事該兵部尚書于謙題題稱都督孫鏜等

奏要將西直門外官軍進城等因奉

聖旨做兩撥毋撥只許歇一日止於城裏門邊歇以

備不測不許回家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等看得

即今達賊臨城緊急之際方賴各人所領在營

官軍傍城駐劄拒守遙振軍聲以圖成功其粮

草缺乏臣等已經奏准令戶部堂上官整理去

訖若令軍馬移動誠恐人心解散不能整肅倘

遇寇兵猝至不能赴援策應況孫鏜所領官軍

數多門邊地窄未免擠塞不便乞　勑孫鏜將
前項官軍依舊屯營駐劄仍令戶部作急差人
攢運糧草接濟庶不臨期誤事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題爲軍情事近日虜寇大肆譎詐佯以和議爲名
遣人到營打話又聞有啣刀入營者臣等切詳
虜情反側不可輕信又恐我軍聞知因而懈怠
且奸人刺客難保必無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務要十分酌量謹慎
隄防凡虜使之來不宜輕放入營仍加號令各

營軍士以和議爲虛着以戰守爲實功務期奮
勇克敵不許妄傳和議庶軍士之懈怠弗生而
萬全之功可舉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軍務事訪得南京取到軍器數多俱在天津
停貯即今拒守官軍見缺軍器城南雖聞有賊
出沒終非大衆乞　勑總兵等官石亨于謙等
計議於在城無衣甲官軍選取二三萬委的當
頭目指揮三四員乘夜徑往天津將前項軍器
披執就揚旗幟號稱援兵直抵城下會合劄營

以張軍威不惟可以震懾賊徒而器械亦得實用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緊急饋餉事臣聞行軍之際糧料爲急務近者

皇上俯念軍士命光祿寺整理麪炒分送各營群情感激無不思報今訪得各營雖有運到糧草緣軍士俱各披掛無暇炊爨坐視糧豆不得食用實爲可矜乞

勅光祿寺并五城兵馬司官多方設法將米豆蒸熟坐派軍餘夫甲每日分送

各營戶部仍差能幹郎中等官躬親提督給散
務俾人沾實惠以養鋭氣以圖成功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添設辦事監生事照得本科原有辦事監生
八名以供書寫一應圍宿守衛四城等項官軍
揭帖并日進題本底簿勘合等項文書即今軍
務警急章奏數多各生書寫不全誠恐悮事乞
勑該部轉行國子監不爲常例添撥監生一名前來
書辦仍行光祿寺照例支與飲食候事完之日
另行定奪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爲軍務事臣等各有自已馬匹情願送赴兵部

給軍騎坐殺賊開坐謹題

刑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張穆下

青白騸馬一匹齒年八歲

大理寺署寺副事評事沈訥下

黃騸馬一匹齒年八歲

兵科掌科事給事中葉盛下

黑騸馬一匹齒年九歲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題為軍務事照得應城伯孫傑先奉命充總兵官
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本官素無將畧不能
恤下士卒嗟怨軍政廢弛聞邊報而退怯縱貪
酷以自如該兵部奏准會官另行推選彼處叅
將都指揮宗勝充總兵官鎮守代替孫傑回京
令本官見到臣等切詳方今四郊失寧正係警
急用人之際似此將臣若不痛加懲戒何以警
勵其餘合將孫傑拿送法司明正其罪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題為軍務事邇者逆賊不道僥倖土木之戰驕氣

盈溢自以其鋒爲不可當賊首也先逼脅其主

脫脫不花擁我

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荆關一從驚

峪山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

養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也先不約而請和

無故而自屈勤惓懇切至於再三奉我

太上皇還宮

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

莫大之幸也然臣等闇劣竊以爲逆賊奸險狡

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説焉其一曰怯其一

曰示怯比聞逆賊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
之曰中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
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
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
故爾陽回善意送
駕回京多索犒費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
舉此其怯也不然逆賊之計必以爲中國人心
不過以迎復
上皇爲急
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爲怯

而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
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
通州而南援絕水陸此實示怯而實不怯也今
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使以其怯而縱其
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
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祇在目前
不待久也昔宋金人入寇种師道奏俟困擊之
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
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
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以宗社軍國爲心急 勑總督總兵等官并各
營大小頭目即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
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爲虗以戰
爲事以進死爲榮以退生爲辱仍四散分差徤
卒晝夜多方哨探虜騎一或退動或擣其虗或
襲其後或乘其斷絕或縱其半出邀籌決勝務
出萬全使沙漠肅淸匹馬不返庶足爲雪耻復
讐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等不勝犬馬
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八日

題爲失機事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都布按三司等官沈衡等題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督同都指揮等官李昇等領軍出城殺敗賊衆收軍入城本日忽據鎮守廣東安鄉伯張安家人孟海供有張安同都指揮王清等先因廣東三司飛報賊情領軍前來救護本日遇賊追至沙角尾對敵將張安并家人張忠張慶閤者張貴等淹死其王清并指揮文良等被賊捉去是海浮水上岸奔走入城所有原奉　勅書并銅關防旗牌火器等件俱無下落等因臣等竊詳廣東

都布按三司都指揮等官李昇等平昔不能撫
恤軍民消弭盜賊以致無賴竊發毒害生靈又
不能設法運謀勦殺盡絕直至賊衆臨城纔方
馳報張安等救援及張安等應期率兵救護已
抵沙角尾地方其李昇等自合躬親率衆會同
勦殺殘賊徒殄滅可保萬全令各官安居城
中不行策應遂使將臣被其陷没　勑書不見
下落又不輸情服罪從實具奏仍捏本日出城
殺賊收軍回城忽據盂海供報方知淹死捉去
等情妄奏臣等訪得沙角尾切近廣城豈有各

官當日督軍出城殺敗賊衆其鎮守將官領軍
已到近地應援全無聲息相通及至遇賊失陷
又必待其家人入城供報方知顯是各官懦怯
畏縮失誤軍機因見失陷鎮守重臣并失去
勑書旗牌等件畏怕罪重揑詞妄奏遮掩已過瞞昧
朝廷不忠之罪莫甚于此再照監察御史沈
衡職專廵按不行嚴督官軍向前策應及至失
機又不叅問各官仍敢扶同會奏推原情犯厥
罪惟均所據各官俱合查提送問明正其罪以
警其餘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題爲賞功罰罪事近者胡虜悖逆京師戒嚴神武

奮揚尋見奔遁

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截命將吏乘其困而追擊之

廟筭不遺成功可必矣臣等愚昧竊念賞功罰

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

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

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

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于事功何嘗

不可復耻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賊有功

并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

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貞臨

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

皇上則殺之不宥臣等叨居侍從躬奉　綸言知

皇上信賞必罰之心即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眞大有

為之君也臣等切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

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

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

籌畫策或奮勇克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

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荆

關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都督武與御史趙麟
亦皆親冒矢石歿于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
荆關都御史孫祥先差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
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賊徒出入
自繇如履無人之境經今月久聲跡杳然身為
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 闕以待
罪不忠不道莫甚于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荆
關係該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
及至賊人入關佯為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
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郭仲曦

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循怠惰以致關口不固畢守不嚴賊徒長驅尚不星馳奏報推原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

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

誥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

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挨拿赴京明正其罪以警方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題爲薦舉事節該欽奉

聖旨選將許朝官詢訪但是驍勇有智謀出衆的好漢不拘職事大小舉將來欽此欽遵臣猥以孤陋聞見不博苟有所知不敢隱蔽訪得金山衛指揮同知侯端勇力過人先年倭賊入寇本官出奇殺賊至今畏其名而不敢犯又訪得刑部主事夏時正稱陝西慶陽衛署指揮同知事指揮僉事陳旺智謀驍勇罕見其比况曾經薦舉試驗卓有可稱又訪得惠民局副使劉溥稱鎮守河州都指揮蔣斌下舍人蔣輿亦有智勇曾以隻身追殺强盜奪下所盜財物即今用人之際

前項人員或可少効犬馬一乞

勑該部行取前來照例試驗定奪謹題

葉文莊公西垣奏草卷三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藁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軍務事切照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

伯陳豫都督范雄董興等先蒙

太上皇帝命充總兵叅賛等官統領大軍往福建勦

殺賊寇以安生民豈期陳懋等典握重兵罔効

勞瘁有逡巡畏縮之狀無奮勇克敵之心出師

幾及一年功蹟曾何分寸虧折軍馬貽患生靈

嚮時陳懋等旣奏班師邇者福建復稱盜發長
奸玩寇蹤蹟顯然又訪得陳懋等奢侈恣肆供
億浩繁公私之括索騷然上下之征求無厭不
顧人怨不恤民艱雖僥倖其實蹟未呈於中外
之風聞難掩再照刑部尚書金濂戶部侍郎㑹
懋或叅贊軍務或整理糧儲自當戮力以成功
却乃因循而從事糾正之風不振賢勞之譽未
彰所據各官合拿問以爲方來之戒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題爲糾劾事照得保定伯梁珤先因征進福建賊

寇奉命充左副總兵督軍前去即今回京查得
征夷將軍總兵官寧陽侯陳懋等題正統十四
年九月十七日節該敬奉　令諭止留副總兵
保定伯梁瑤叅將都督范雄在彼協同設法勦
捕敬此敬遵備行各官遵依去後又查得兵部
先因福建布按二司累奏賊人仍前生發本年
十月初六日節該欽奉
聖旨寫勅與梁瑤范雄着督同福建四司巡按御史
如果賊衆遇赦猶不退散即統集本處官軍民夫
作急勦捕務要盡絕奏來欽此除欽遵外參照梁

琺不能宣武以除暴竟至玩寇以殃民隨處贓
貪所在騷擾臣等同兵部十三道等官已嘗舉
奏未蒙正罪切詳梁琺既有節次
令諭勅書令其勦滅餘賊自合同都督范雄遵依
勅旨夙夜省躬務圖寧靖藩方庶幾少贖前罪乃敢
方命不理公然回還以致賊徒未得袪除軍民
尚貽禍患欺天負國挾詐懷奸憲典昭然實難
容恕臣等欲于十一月初八日早大班劾奏謹
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題爲糾劾事甞謂尊君必先于行命而方命欺君者其罰嚴安民莫急于鋤奸而祟奸毒民者其罪大罪旣不掩罰所必加切照保定伯梁瑶碌庸才沾沾小智列金貂之上爵廕閥閱之微勳自當戮力以酬恩乃敢任情而挾詐曩者福建征進命之以副總兵遁因餘寇擾攘留之以爲收後先旣不能削平醜類妄奏班師今又不應顧戀私家促裝就道敬奉

令諭欽奉

勑書雖告戒之意諄諄奈狡詐之聽藐藐況乎行師

幾及一載地方曾何寸功玩寇宿師有罪者或
逃重典貪功好殺無辜者或被濫刑道路不勝
其驚惶軍士弗堪其騷擾旌旗所指村巷空虛
聲勢一臨郡縣匍匐需索土物則金帛之饋獻
相望供給下程則市肆之珍奇斷絕辱良家之
子女控訴何繇毀居民之屋廬告鳴無路成羣
結黨引類呼朋或挾總兵以交通弄權逞勢或
援參將以自助同流合汚竭萬民之膏血而不
矜極一方之怨嗟而不恤本以禦盜而同於爲
盜名爲救民而反以殃民御史敢怒而不敢言

監軍能知而不能舉神人共憤中外不容臣等
職豫風聞已嘗奉奏
皇上恩同天覆未忍加刑奈何梁珤尚肆刼尤不知
悔過詣闕庭而公然入見覘
勑旨而佯爲不知拒命忘恩欺天負國
祖宗之法具在誅戮之典當行合將梁珤拿送法司
明正其罪以爲人臣之戒謹奏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
題爲乞　恩事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欽蒙
聖恩陞臣本科都給事中臣不勝感恩之至竊念臣

材識短淺學術荒疎忝繇科第授以前職雖夙夜靡寧而獻納之職曾未寸補且臣年齡最幼歷任年淺凡百政務更歷未精遽荷陞遷憂愧交集況給事中實清要近臣都給事又近臣領袖必得老成然後足以上光
帝命下愜輿情豈臣新進後生所能堪此臣若貪昧
寵榮勉強祗受不厭衆望有玷清班伏望
皇上弘再造之慈允臣所請追回
恩命以杜踰冒以崇廉恥以明驟進之爲不可則愚臣幸甚士風幸甚臣願以給事中舊職掌理科

事務竭駑駘以圖補報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俯伏待　命之至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

題爲邊關緊要事臣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練兵選將以保衛京師爲本然今日之事尤莫若整理邊關之爲急也葢自虜騎奔遁之後至今聲息未寧且有復來犯邊之說然逆虜之來不來不足問顧我之有備無備何如耳今之極邊地方其險要所在莫若宜大其切近邊關莫要於居庸其次紫荆又其次倒馬又其次白羊宜

大不備則虜賊經行畧無疑礙而直抵邊關矣
邊關失嚴則長驅直擣有不忍言者矣姑以往
事明之獨石馬營不棄則
上皇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居庸不守則逆賊何以遽奔過卽此而觀邊
關不固則京師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
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
荼毒何此皆前事可徵不可誣者然禦戎之要
固在于守邊而守邊之要尤在于得人得其人
則其守固其政脩不得其人則其備弛其政廢

故凡擇良將以重委託設文臣以資叅輔別士
馬以儲攻守運糧草以供饋餉脩器械以禦衝
突之數者皆關守之要務而尤重于所用之得
人又皆今日所急而不可以朝夕緩也臣等竊
以今日京師言之
皇上命武清侯石亨以總兵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以
總督軍務允愜輿情事漸就緒近復以昌平侯
楊洪都督范廣等分理各營昨者復因近臣之
請以都督楊俊都御史羅通留京操備其於經
畫區處至矣以邊關言之紫荆倒馬白羊等關

日虜賊退後幾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差官踏勘尚未回報都督顧興祖等雖承差遣尚未啓行是益有司者奉行紓緩所致臣知未足以稱
皇上安内攘外汲汲遑遑之盛心也在外惟大同以都督郭登鎭守可謂得人其他天城陽和等處亦皆有人可守獨宣府切近居庸實關外重地爲大同一帶應援居庸切近京師天險莫比自昔必爭之地守之者固不可無人尤不可非其人往時楊洪計議務合衆情毋徇偏見未得人者必求其人未啓行者促其啓行何以致器械

之不乏何以使糧草之足用合辭上請伏望
皇上念　宗社至重以邊事為心精選而信用之熟
思而審處之仍申飭各衙門凡事必須務實不
許仍前怠慢如此則邊關充實而賊虜寒心中
國載寧而大舉可圖矣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題為安撫事蒙　欽差臣等往鳳陽等處整理流
民臣等切詳前項流民結聚已久未易安帖若
不先慮預防請
命前去誠恐臨期難於處置伏乞通行　勑臣會同

本處撫按官督同三司堂上能幹及原設整理
流民官從長設法行事及所在軍衛悉聽提督
固守操練應使萬一有警不致失悞事機謹題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爲提督軍務等事據河南都司經歷司呈奉司
劄付承奉中府勘合准兵部咨該巡撫河南左
副都御史王來題前事近因河南都司缺官行
取撫民署都指揮僉事陳紀在司管事緣本官
持守公道堪理司政乞堅與實授都指揮僉事
令其在司管事其撫民一節已有布按二司専

官合無止令都司選委指揮一員協同各官管
理爲當本部參照署都指揮陳紀事從公道亦
係職分當爲難准實授合無准令在司管事行
令王來另選公廉指揮一員協同布按二司堂
上官撫民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外切照河南鳳陽等處流民數多
而尤莫多於河南開封等府州縣俱有流民而
尤莫多於陳州該巡撫河南大理寺寺丞李奎
等爲照前項流民所宜設法區處陳州流民尤
宜十分加意因見陳州衛指揮陳紀公正老成

流土軍民皆所信服會奏將陳紀授與都司署
職就注河南都司及布按二司各專設官一員
與同陳紀招撫流民
太上皇帝特允所請陞陳紀爲河南都司署都指揮
僉事復簡命叅議陳鑑僉事劉懷各授
勑諭一道令其專一管理誠爲處置停當經久不易
之圖後又該布政使等官年富等親歷州縣將
前項流民盡數編成老人里甲使之各相統屬
不能爲非陳紀等職專撫治往來無間又遇年
豐穀贍俱各安生樂業是皆

朝廷處事周密任用得人所致今該前因臣切惟
前項流民俱係山東山西江西湖廣等處人民
其情不一鬬爭鬬殺時亦有之即今雖已安靖
所當愈益防範不宜稍有懈怠循常習舊不宜
少有變更況都司之事見有都指揮使夏忠管
理雖稱缺官自可銓補其別選指揮一節實難
其人又況三司堂上官員不可缺一而指揮之
與方面名分又不相等兼且更改
勅諭未免往復煩瀆深爲未便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令陳紀不必管理司事不許將

勑諭進繳照舊專一撫治流民仍令陳紀等官三員
今後再不許別差致妨重事庶得事無攺遷民
以寧一伏望
皇上留意陳州之民惟明惟斷允臣所請流民幸甚
地方幸甚謹　聞
景泰元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民情等事欽奉
勑諭提督河南開封府所在軍衛操練固守城池欽
遵會官分投廵歷間訪得直隸睢陽衛官軍平
日不務操練兵政怠廢鬬爭告訐時時有之甚

或故縱無賴軍士于僻靜去處搶人騾馬奪人
財物畧不禁治一遇操備啟行其害尤甚附近
村店居民至期各將騾馬收入屯堡如遇强寇
稍或防守不周即被剽掠似此無狀非止一端
原其所繇蓋因本衛雖在河南開封府睢州地
方係是直隷衛分不屬河南都司管轄官無統
攝人無忌憚以致如斯若不預為處置誠恐日
久奸惡漸肆貽患于民深為不便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合無查照比先撫按三司等官所
奏將本衛移入開封府城內如復不必移動止

將本衛改隸河南都司管轄嚴加鈐束操練固
守庶幾軍得實用民免擴擾實爲便宜謹題
景泰元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安撫等事查得先據河南布政司經歷司呈
欽遵
勑諭內事理行委本司分管陳州地方右叅議穆鐸
分投整理流民去後經今日久不見本官前來
除已會同原奉勘合坐委左布政使等官年富
等遍歷陳睢等州縣整理另行外訪得叅議穆
鐸年近七十老病日加艱于行履臣惟　國家

多事伤面瀋維所係居官養病恐非所宜乞
勑該部將本官取回定奪或聽其致仕另行急選一
員前來補缺實爲便益謹題
景泰元年正月初九日
題爲安撫等事欽蒙差往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
安撫流民節該欽奉
勑諭事理民安之時具奏俟命然後回京欽此除欽
遵會同巡撫河南等處左副都御史王來巡按
監察御史陳价都布按三司堂上官左布政使
等官年富等并專一撫治流民官署都指揮僉

事等官陳紀等并委開封府堂上能幹官同與
趙偉等分投親詣本府陳州等州商水等縣審
勘撫安所至宣布德意令各得所即令地方寧
靖事妥民安除將巡歷撫勘過并加用心防範
等情另行會本具題外謹題
景泰元年正月十八日
題為安撫等事欽奉
勑諭於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安撫流民除將事妥
民安緣繇會本題外今聚取回將安撫過本
府所屬州縣原籍并新安插過逃民戶口總數

開坐具題
開封府所屬陳州等四十二州縣原附籍并新
揷過逃民劉貴等二萬七千三百二十九戶男
婦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口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安撫等事據河南布政司經歷司呈奉司劄
付據開封府申將所屬勸借過豫備倉糧造冊
申繳到司案照先據本司呈抄巳案驗蒙
欽差於河南開封府陳州等處安撫流民節該奉
勅諭有缺食者量給米糧賑濟欽此欽遵看得本府

所屬州縣開報到豫備倉糧實在數少有不及一萬石者有止五六百者猶恐其中有名無實及照本府地方上年雖稱田禾頗收民不缺食即今米價低下傷農太甚況米穀產出有限而年歲豐歉不常若不先慮預防未免臨期無措合仰抄捧呈司即行開封府轉屬州縣着落各該堂上正官同撫民官員作急趂時於該管殷實上戶有田業有備蓄之家勸諭多借米糧公同如法收貯限今年正月以裏完給通將勸借實收過糧米數目繳報務在倉廩充盈凶荒有

備不許因而急迫擾民亦不許緩慢因循致失
機會仍行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來巡按監
察御史陳价知會并行各司撫民分管地方及
見委官員一體施行等因到司已經通行勸借
去後今申前因查得本府所屬州縣止有鈞州
未曾造報至日另行合將勸借已完陳州等四
十一州縣造到文冊轉繳施行備呈據此緣係
勸借備荒完報事理開坐謹題
開封府所屬除鈞州外陳州等四十一州縣勸
借過雜糧二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二石七斗

七升一合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民情事臣聞京畿爲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乂寧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逆賊犯闕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

勅于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

八九桑棗多被砍伐牛羊罕見成羣閒見居民
扶老携幼或扒蜆以為食或拾草以為糧艱難
百狀不忍言及况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為尤甚
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
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
途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者幫運官物者夫斯
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
尚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寬恤之
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
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

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男拽女草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絕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愈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干他處實恐畿甸空虛所係非小伏望

皇上留意斯民特

勑該部行移各府鎭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于

朝廷仍乞

勑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
軍器年例物料及冊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
酌不爲常例或寛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
妥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預備倉糧有無多
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
則京畿安而天下不足平不然臣不能不爲社
稷憂也臣職當言路親見民艱不能隱默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初一日

題爲買馬資兵事訪得河南地方流土軍民之家

多有畜養馬匹者然馬乃資兵之具固非民間

所宜多有況又今日之急用所當收買乞

勑該部定與等價行令河南撫按三司委守巡官員

于官錢內支給價物訪召有馬之家照依時值

兩平收買不拘數目多寡事畢之日通將買過

馬匹造册具奏定奪實爲便益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　日

葉文莊公奏疏卷四

吏部左侍郎謚文莊崑山葉盛存稿

孫衡州府同知　夢淇較定

六世孫禮部主事　重華彙梓

題爲愼重名爵事該戶部奏准許令客商人等進納草束馬匹等項給與冠帶以榮終身臣等看得有等無耻之徒前因居官不律緣事革職爲民一槩援例在京揭借銀兩納草進馬意圖復任剝取民財以償前債近該吏部題准照依知府駱進事例致仕此周能革其尅民償債之

靡然於名爵之重尤不可不惜夫 朝廷之名爵所以待天下之賢者甚不輕也革職爲民之人或任二品三品重職已蒙欽發爲民一旦納草進馬用銀一百餘兩遂得以原職致仕腰金衣紫炫耀鄉閭視其前日罪惡泯然無跡且官至大夫秩高品貴其在任則爲庶司之法則其在鄉則爲後輩之儀刑今以冒罪之身援引客商之例致仕而還豈惟不足爲懲勸獎厲之道適足以長無耻倖進之風乞

勑該部今後合無革職之人曾犯貪暴罪名及過惡

深重者不許援引事例求復冠帶玷辱名爵其
別項為民官員納草進馬者止同常人一體冠
帶不許以原職致仕臣等職當言路事干名爵
不容自默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十四日
題為搜訪人才等事先該右副都御史羅通題乞
令公侯伯都督尚書侍郎都御史給事中御史
郎中主事及五府經歷等官各舉可使佐謀遊
說等項人員考驗錄用以資軍用等因奉
聖旨是着兵部會多官舉保欽此欽遵續該巡按直

隷御史方員題乞令大臣詢察過誤謫降等項
曾經有罪及曾守邊禦寇之人一體擢用等因
該吏部覆奏奉
聖旨是着多官人每舉欽此欽遵後又該御史畢鸞
等陳言吏部會官議擬行移在京五品以上及
近侍風憲官員所舉充軍爲民文職官員具實
跡才行保送法司查勘果無贓私及才識可用
送部奏請量授職事等因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已知
皇上聽言用人立賢無方天地之德也近又該給事

中翟敬等陳言該吏部議擬今後但係失機誤事酷暴貪婪犯人命贓罪問擬明白充軍爲民謫降者俱不許舉保務在明白開寫某人長於某事會議得實然後進用等因具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等又已知

皇上去邪遠奸慎重名爵日月之明也臣等看得吏部奏 准失機等項人員不許舉保允愜公論但止是吏部奉行於方員畢鸞所奏項下緣兵部未經知會其羅通所奏起內所舉人員恐又蹈襲舊弊未免濫進苟容非惟無補於時實是

有乖治體乞

勑兵部通行各衙門不許舉保失機貪酷等項人員

其開寫所長一依吏部事例仍令所舉諸色人

中除原係軍民人等外果有原係職官爲事發

遣者務要備開歷官爲事并

聖旨發落緣繇送部會官看詳允當然後類奏考驗

定奪但所舉不公不當者並坐以罪不許曲狥

親故以啓群小希進之門因而作弊有孤

朝廷用人之意庶事例得以通融治體永爲正當

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三月

題爲隨征報効事該協賛軍務右僉都御史馬恭

題前事内稱在邊年久無人跟隨遇警缺人扶助失所乞將今贈監察御史保定左衛右所軍人故父馬榮姓名開豁見役神機營操備親弟馬讓調撥陝西都司綏德衛定所食粮緣係開調軍役及臣家事等因具本差人該兵部官欽

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叅照都御史馬恭叨膺協賛委任非輕禦捍之績未聞糾正之風不振時

方多事乃敢言私開豁故父軍籍意圖脫免自
調親弟軍衛專擅難容況且旣知家事又不行
陳情具奏却乃具題差人齎捧狂妄無知俱屬
違法合當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警將來謹題
景泰元年三月二十四日
題爲糾劾事切照雲南等處殺賊左副總兵都督
僉事張軏先奉
上皇之命叨典討賊之兵乃本官先征麓賊旣不能
擒遺孽以靖邊方後調貴州又不能殄苗蠻而
安黎庶失機悞事不止一端玩寇殃民已非一

自師行三載全無寸功及訪得本官悻悻自用
視總帥如無人碌碌苟延置瘡痍而弗恤所至
多被騷擾賊徒愈見搶擄既無捍禦之勳久露
跋扈之跡先該靖遠伯王驥奏伊失機等情未
蒙正罪今本官已到臣等於景泰元年四月初
六日大班劾奏謹具題

知

景泰元年四月初五日

題爲脩省弭患事切見今日四方多事兩京多災
天時人事甚爲可慮然召災致變皆出於人伏

惟

皇上自登大寶以來求治拳拳無有失德而災變之作未弭而方殷者葢文武羣臣之罪也何則古者君臣合德然後上可以事天下可以安人今

國家禍變以來百官之衆各脩其職尚未有聞然百官固爲可罪而其罪尤在大臣尤在臣等臺諫之臣葢大臣尸素而無補臺諫緘默而不言故上不足以回天命下不足以慰人心災變之來良有以也臣等雖至愚昧敢不自劾伏乞

皇上至公大斷明正百官之罪如以爲百官衆多不

恐濫及乞將保傅勛戚大小九卿堂上等官及
臣等給事中并御史各照品第降其罰秩停支
俸廩使各脩省改悛俟灾變消弭之日始仍其
舊更望
皇上側身脩德德雖愈盛而所脩愈嚴庶幾天命可
回人心可附轉禍爲福易危就安臣等不勝戰
慄伏　闕待罪之至

景泰元年四月初七日

題爲防微杜漸事照得本科職掌凡兵政軍情等
項一應奏題本狀該各衙門屬官通政司首領

官赴內府接出隨即送科批寫
旨意本科收發抄行者為定例近有等不識大體不
知干係官員接出本狀不即送科於直房或於
闕左等門恣意遷延抄寫
旨意發報者有全寫奏詞發報者甚有別衙門官員
明知不係相關事情窺伺打聽私自漏泄發報
者即今邊方有事奏章日至多係聲息機務警
急重情其各官抄寫之時傍觀豈無吏典較尉
或奏事公差無知之徒一見聲息不顧輕重虛
實輒便出外虛傳搖惑人心深為未便若不申

明禁約干係實在詎等伏乞
聖斷申明禁約通令各衙門知會今後如有此等不
識大體不知干係官員似前不法許臣等指名
劾奏拿問再照吏科等科所典選法刑名等
亦係重務合無一體禁約庶使人知遵守事無
漏泄謹題
景泰元年四月初九日
題為陳言固安邦本事該戶部官欽奉
聖旨如今虜寇在邊打攪軍民不得耕種又兼旱澇
相仍輸運艱難軍民缺食的多天下軍民客商人

等多有殷實尚義之家欲爲國効忠爲民賑濟的
因朝廷不曾有明文都無繇而進恁部裏便出榜
遍行各處張掛曉諭多人知道但能自備糧米草
束送赴所定倉分納官以備軍餉及賑濟民的不
拘大米小米小麥都與冠帶以榮其身所司具實
來聞今後定與他則例凡于順天等八府及貴州
四川陝西山西遼東不用兵處納的每名四百石
廣西福建雲南不用兵處每名五百石湖廣廣東
並不用兵處每名一千二百石河南山東江西南直
隷府州并浙江杭州等兆府之人赴京來的都着

于京倉每名納米五百石或穀草四千束禾草六千束赴有賊生發用兵處如大同宣府每名納米二百五十石或穀草二千束秋青草三千束大同宣府貴州之人于本地有賊生發用兵處每名納米一百五十石湖廣福建廣東并浙江處州溫州金華衢州四府之人于本地有賊生發用兵處每名納米四百石但得一半的都與勑旌異他量免差役其在京納米納草之人不許才詐之徒挾讐將原籍詞訟赴京告言其罪以致阻納糧草攪擾官府有這等的着錦衣衛五城兵馬拿欽此欽遵

訪得軍民客商等其中多有孝義子孫思念家
道豐裕繇于父祖成立有身被光榮而更欲爲
其父祖圖者有其身不暇而惟欲爲父祖榮者
然其父祖身已亡歿者有之或老病在家不能
赴京及赴輸納所在者有之徒有効忠賑濟之
心而未能遂其陳情孝親之願近者雖有自陳
親在原籍情願倍納草束照例冠帶者然不係
通例未經明文曉諭其前項孝義之人僻處鄉
閭不相聞知無繇而進乞
勑該部一體出榜曉諭今後軍民客商人等欲爲其

父祖伯叔兄弟輸納乞恩者並許其親嫡子孫
弟姪告送該部及所在官司陳告郎便照依
聖旨榜文所定則例仍照倍納事例如數收納完足
一體奏　請冠帶旌異免役其亡殁者所司立
碑墓道追旌義民其納馬之人合無亦照此例
施行再照禁約阻納粮草刁詐之徒誠恐納馬
之人亦有此弊合無一體禁約如此此將見在在
効忠人人趨義國用以足奸弊以剔實爲便蒞
謹題
景泰元年四月十七日

題爲姦懶等事該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來題

先該節奉

勑諭命臣巡撫河南并湖廣襄陽黄州等府接連河南地方撫安軍民提督所在都司衛所操練軍士整搠器械脩理城池遇有賊寇生發即調官軍相機勦捕嚴督所在司府州縣存恤人民遇有流移饑窘設法招撫安插賑濟欽此欽遵外今照湖廣見有大理寺卿蔡錫巡撫所據前項二府衛年民事情係湖廣三司承行管理臣欲仍前提督未免文移重復所司難以遵行彼此不專責無

所歸等因具奏奉
聖旨湖廣地方只着蔡錫管理欽此欽遵臣惟方今
多事之時湖廣苗蠻未靖惟河南年豐穀賤得
以稍寧然地方重大實爲中原要區西接潼關
南連襄陽黃州等府而二府地方竄君等山草
竊出没之地况流民積聚動以萬計一或饑荒
利害難保襄陽王府所在關係尤重先該兵部
爲見前項府分地方雖隷于湖廣千係實重于
河南奏
准請　勑將湖廣襄陽黃州等府聽河南巡撫官提

督整理誠爲處置停當經久遠圖王來爲國大
臣膺茲重任自合夙夜盡心庶幾少圖報稱乃
挾詐懷私推奸利已輒以襄陽等府推諉湖廣
守臣朦朧上言惑瀆
天聽避難方命罪不容誅及訪得王來自去秋領
命以來經今八月惟是安坐會城享妻妾之奉逞輿
服之華不以民事爲心罔思委託之重止于去
年冬
皇上聖明念及南陽府裕州等處流民切近襄陽地
方

欽差內官阮池等
勑令王來會同安撫僅得一至裕州旋即馳回又往
河南等府不久亦回其潼關自
欽調伊府官軍前去操練以來並不躬親提督而襄
陽黃州等府足跡未至臣等切詳河南一方即
今雖曰稍寧然流移叢聚豐歉不常深爲可慮
王來以巡撫大臣縱欲偷安何以正人律下且
高居簡出官吏之賢否軍民之休戚地方奸宄
之有無何從而知之緩急之間豈能濟事今又
朦朧奏　請推託利害巧爲牽强之說遂其奸

嬾之私律以至公實難容恕及照湖廣地方最
爲寛濶辰沅等府軍事方殷即今永州一奏賊
情若將襄陽等府又令蔡錫管理必致誤事伏
望
皇上垂察將王來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巡撫奸
懶之戒仍選廉勤簡靜大臣一員前去巡撫照
舊提督襄陽黄州等府實爲允當臣等職當言
路苟有所知不敢隱默況且事關一方利害知
而不言則罪在臣等謹題
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

題爲糾劾事嘗謂事君而欺君者人臣之大惡受
命而方命者國典之嚴條罪惡旣盈章條必正切照
寧遠伯任禮三千主帥一介武夫見若癡呆豈
有經營之畧才同礲線本無統馭之長誤蒙
列聖之眷知幸預五等之名爵恩齊海嶽報乏消塵
鎮守甘肅者已餘十年曾何寸補濫叨總兵者
亦非一日罔効微勞方當用武之秋累上投閑
之疏
皇上俯垂眷念准令回京何期歸列朝行乃敢意圖
安逸旣乏衰邁之實又無恬退之心都御史劉

廣衛將言其可用昌平侯楊洪等會薦以督撫

欺罔之跡漸呈貪緣之情已著

皇上不忍明言其罪冀其尚効馳驅命以總營委之

重寄包涵已過寬貸良多邇因兵部上言令其

巡守關隘加之軍馬以重其事授之

制勑以崇其名正臣子効力之年副　朝廷用人之

望豈任禮不圖盡忠以報　國輒敢臨事而避

難逗遛私家朦朧奏　請尚欲苟求便利復以

年老支吾狡詐推奸昭然可見倔强方

命莫甚于斯臣等切惟　命令者

天子之大權刑罰者
祖宗之常憲令出惟行而方命者殺無赦將則必誅
而欺君者服上刑況今　國家多事之時尤嚴
臣子尊君之禮今照任禮狠愎自用蹇傲不恭
無事則偷安恣貪榮而弗讓有事則稱老敢逆
命以不行欺罔難容跋扈可畏若不痛治於既
犯何以顯示乎多人合將任禮拏送法司明正
其方命之罪臣等欲于景泰元年四月三十日
大班劾奏請題
景泰元年四月　日

彭文莊公西垣奏草卷四